

第

頁

中部第

年級第

組學生

丁丑五月

仁陶隨筆

之訓話請予講解並代撰恭跋一篇

物以兵威人以刑治人不如以誠感人蓋兵刑之為用能為

使人懾不能使人服欲使人心悅而誠服舍積誠無他道

也語曰至誠所格金石為開韓文公一代儒宗史載其能

開衡山之雲能馴鱷魚之暴豈有他謬巧哉誠能動物至

誠則本有不動者也況我將委負長人格偉大道德高

尚高出于文公數倍何患不能格頑化暴而履險如夷耶

恭讀離陝前對張楊之訓話煌煌大文藹然仁者之言此

非可矯飾於一時也。蓋其律已也嚴。以言必信。行必果。二語自勉。為天下人所共信。而其責人也恒恕。對部下之受人煽惑。激成事變。則引咎以自責。且為之開其生路。以安其心。仁至義盡。若父師之教。不肅而嚴。此即冥頑不靈。聞其語者。當立刻懺悔。痛哭自新。況有血性之男兒乎。盤庚三誥。而小民猶有怨咨。奉天一詔。而武夫至於感泣。感人以言。其效也淺。讀史者有遺憾。不知言非無效也。誠積於未言之先。言發於積誠之後。則言之效。言見若未誠而

言言即可傳人亦第傳其言而已安見其有效耶吾讀
領袖之言益信誠之為用無窮也民族前途實利賴之豈
獨身受其訓者之感激涕零幡然改過也哉

又有一筆債通函索取則電燈公司之舊欠也據云前欠
共廿九元九角四分限六月廿五止如數繳清否則由行
政強制執行債務重重大有打掃不開之患

下午稍晴天氣較暖不似昨天之可穿棉也

先妣鄭宜人本十四日八旬仙壽疑不開筵受祝一因季

攷閒不得放手。一因虛糜。然用是竊自愧不肖已極。

初四日

校長將赴廬山受訓。本日同事設席公餞。校長不肯。改為聚餐。羅漢請觀音。一客而多主。觀音誠不願受此微惠也。高二補攷落第者。又有吳德滄、蕭壽椿二人。然蕭下午尚上課。似其志不弱也。

郁郁算學不及格留級。一丙中祇一人。

聚餐至八時始散席。大家斯斯文文地吃菜。並不鬧酒。鉄肩亦再衰而三竭。始信一鼓作氣之不可以持久也。

申報請章士釗寫文章。索價每篇三十五元。卒以價昂不合。三十五篇元買一文。價誠太昂。然一字酬以一縑。文固無定價也。科舉時代。士子以一文一詩中試。官之眼博得一第。終身吃著不盡。若估計起來。其價比卅五元貴。不知其幾百倍也。章之索價。豈得謂奢。況以章之身價。一日所得之報酬。并不止此。不必倚賣文為活。亦何憚而不高抬時價耶。若吾輩當然不敢開這樣大價。恐被人笑。又没人要也。如有人要我撰文一篇四元。早已概憑大價發售矣。

楚堂派松溪禁烟科長。松溪係建甯府屬。路程殊太遠也。明日豐美龍舟大會。評判長以黨軍政當局任之。莆田門案因龍舟而起者十之六七。故民間稱為火船。官廳亦懸為厲禁。今年却由官廳發起。絕對開放。亦與民俗樂之意。紅顏易老。名花易謝。此造物缺憾也。路遇白頭老嫗。偶有相識者。憶及其青春之花容玉貌。恍如隔世。幾欲半途還家。窺鏡自照。面目究何似。惟昨遇蔣阿姐。顏容依舊。衣履時髦。持布傘行。路中疾徐合拍。風度翩翩。猶似二十年。

前在湖山做教負時之可人也。得天獨厚。女界中罕有也。
初五日唐端媛在聚餐時。雖未祈禱。而說及祈禱。似乎看做一件
神聖的事。不宜多談。談便不敬。

日報副刊載綽號一則。昔河邊有翁姓兄弟者。姿容清
秀。無忝玉人。顧胸少點墨。僥倖一衿。兄弟同榜。歷屆歲科
試。皆在三等末三名內占一席。人因號之曰河北二將。蓋
二翁居城之北河。而三國志所載河北二將名曰顏良文
醜。以之刻畫二翁。可謂維妙維肖。不必加以解說。即知為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之流也。穎川陳某。前清舉人也。早

歲負笈扶桑。吸過文明空氣。歸國後。就中學堂講席。講授

三角。第程度不足。每多曲解。而本國文亦似通似塞。未可

領教。學生厭之。號曰白板。白板為麻雀中牌子之一。無一

雲。無一索。無一品。意謂空空如也。與沒字碑義亦謔而虐

矣。其他綽號。或有似此之切者。然含義輒嫌膚淺。不如

此二節之新穎可誦也。按此二節。皆確有其人。並為最

近光緒至民國初時人。惟紀載略有不符。特改正之。二翁

即六八哥之弟。次號琴船。邑庠。年七十面尚光潤。白哲。三
號琴仙。府庠。貌不如琴船。然老尚修飾。顧影自喜。顏良文
醜之評。不虛也。船琴尤以老饕名。人家有喜慶。每席必與
不請自來。一碗鷄蛋。能搶至七粒。且好白吃而不還席。自
云。我不好請人。亦不好人請我。我祇好人請人。我被請去
陪人。眾皆厭之。呼曰翁排。至今嘴饒者。每得此號。惟琴仙
寡交游。雖迂腐而嘴尚不饒也。陳名其浚。號季泉。勤齋之
介弟。楷法韶秀。一生以此得意。曾入全閩大學堂。並未畢

業。負笈扶桑。絕無此事。不過借乃兄之力。在中學任幾何
 畫。教授時。不講學理。祇云。這邊比那邊。約略差不多。後又
 授左傳。更不成文理。有一字而同時讀至三音者。眾譁然。
 白板之徽號。亦於是時成立。而彼自以為是。人言嘖嘖。而
 面不紅。白板之稱尤當。嘴饒亦與翁排同。尤嗜鴉。卒成癮。
 季泉有一種好處。任人譏笑。絕不發怒。且想報復。惟於談
 論時。妄下論斷。疵謬百出。聞者捧腹笑倒。彼尚堅持己見。
 斷斷不休。所以大家都說是一個沒有脾氣而又極有脾

氣的人。一生攷試極利。進學補廩。鄉試中式。普通文官文
及格外。交部主事補缺。皆易如拾芥。惟壽未及五十而歿。
此則不無缺憾耳。

癸卯闈後。季泉往于山王天官廟求籤。有宗功祖德兩相
宜之句。先考在省見之。賀曰。必中。令祖以卯年中鄉舉。今
年在卯。天君已許子矣。何患不中。榜發果然。

子靜寄來建言月刊十份。託我分送。

本年小學畢業抽考停止。省莆中招。生時當加倍擁擠也。

今日豐美龍舟大會。為雨所阻。聞祇到三舟。殊掃興也。

鄭佩德游九鯉湖。文有不滿於管理負之表示。平時見我
們吸煙。便痛罵一場。小小一件無關於生命之嗜好。尚不
能戒斷。何況談起救國。那有犧牲的決心。這回歸路在溪
船上。他竟取出煙來。大吸而特吸。學生以為平時之教訓
全不適用於船行時。居然亦步亦趨。此倡彼和。一船之上。
遂成煙霧瀰漫的世界。學生不滿於管理負。固是不對。然
亦可見管理負之不易做也。苟不以身作則。而欲以高壓

手段壓服之。未有不反唇相稽者也。鄭璣斷絕嗜好。一步不敢放鬆。即預防背後之批評也。

從前師嚴道尊。故弟之於師。絕對服從。劉玉安每自云。做廩生後。被其師尹錫章責打兩次。至於下跪認錯。乃止言。

下若以受師之責為榮。然亦有不滿於師而與之抗者。余十餘歲。受業於黃岐庭師之門。同硯林苑杏村之中。表有狂生名。一日課藝。被師塗抹太多。退取蘭石公解中元文。高聲朗誦。至知己難逢。直合古今而同慨。二句。噪子特別。

提高師亦佯作不聞。姑丈朱撫谷以師授徒敷衍作誨人。不倦題文有詩書雖陳講幄而奧窔弗示及門之句。師知其諷已亦加圈而還之。此余所親見者。況今之學生乎。

初六日

校長對阿崇說我要請你在暑期中住校。怕你太太不答

應。你可請你的舅子來代。校長用人乃斟酌於太太之肯不肯。噫而下調劑之方。噫。二老千古矣。二老哥更千古矣。雨不肯停。滿地潮溼。冷熱不時。令人鬱悶非常。

黃桂蘭畢業落第之日。確曾流淚。而本日為學校畫了幾

張戰時防毒衛生掛圖。極為工整。大家都說他有精神病。我看他。罷辱胥。忘有宰相風度。非精神病也。

赴省訓練。固然花錢而又費力。然得識名人。自是快事。

校長在紀念週解釋考試規則。早已頒布。如某生因犯了夾帶的規則。致份數八折。遂不及格。這是某生自誤。而某生要求不必八折。這是叫我違法。譬如有人急需要我助他兩塊錢。碰着我身邊沒有錢。他教我去偷別人的錢兩塊給他。這樣的亂來。萬萬做不來。我不敢亂來。你們也不

願有亂來的校長。這個比喻。可云精警。

阿烈阿蕭等四人。給校長餞行。請我作陪。席上阿崇吃得有點醉。儘說老婆若怕。若不怕。校長亦向他開玩笑。我才覺悟辦事自辦事。說笑自說笑。是兩不相妨的。我對於不同調之流。便視如塗炭。不屑與之周流旋。肚量殊太窄也。今年雨水農田^{充足}不聞桔槔之聲。農民喜可知也。明日校長赴省。送高中生應考。辦公廳內。皆阿崇之聲矣。凡人第一勝利。莫如皮厚。鄭璣量亦窄如針。非能容物者。